

# 中成中英：回答“梁漱溟之问”， 这个世界会好吗？（上）



桂林博物馆《这个世界会好的——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》。欧惠兰 摄

1918年底，学者梁济问子梁漱溟：“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梁漱溟回答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，其后整个20世纪，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。

百余年后的今天，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，乌克兰危机更将亚欧大陆拖入动荡边缘。“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再次成为时代之问。

“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，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”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、“第三代新儒家”代表人物、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指出，中国既有儒家的“仁心”，又有道家的“道心”以及法家的“信心”，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。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

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“梁漱溟之问”？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今天，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？为什么？

成中英：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接触到西方文化。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中，他认为人的生活态度有三种，构成三种人类文化，即西洋文化、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。第一种生活态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来，尽量求其满足，因此建立了科学与民主。两者可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，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。中国文化则致力于调整自我的意欲，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，以达到平和的生活目标，安于现状，不思改变。印度文化是人类“最后的出路”，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。因此不必设计未来，也无需刻意适应环境，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，回归到一个根本的寂静生活，以至永远。基于这一理论，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

回答，显然是：中国人不能走印度的路，但却需要向西方学习，面对未来生活。他说“世界会逐渐变好”，是有理论基础的。

但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，只是一种绝望。他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，而中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，当时的生活只是苟且偷生，不具任何意义。他所看到的只是既要放弃未来，又必须放弃现在，还不如立刻选择走“印度之路”，以消除自己一些可能的盼望。因此听完梁漱溟的意见之后，梁济决定自杀。这显示他已经深思这个问题，而且同意儿子的看法，只是他已没有任何兴趣来等待那个未来的日子。

梁漱溟和他父亲不一样，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，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，也可以保有深度内在超越的心境，可以继续奋斗。再者，梁漱溟对儒学的认识也很深刻。他看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韧力与潜力，因此深信未来是可能变好的，只要有一番努力，就有一番收获。

这个世界会变好吗？我认为，本质上可以变好。因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是一体的，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关联也是自然和真实的，

问题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。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，更由于不理性的“恐他”心理，以及历史上一些错误认知所形成的习惯，人们制造了自身的问题。这个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动变好，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努力。

我们也不能把变坏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一个方向。的确，西方人喜欢战争，自私逞强，这是历史事实。就中国人而言，我们该要有一种能力，来消解西方人的逞强态度和自私心理。一旦这种理解建立起来，世界就会变好。一旦这种理解消除，西方也可能变色不认人，不但破坏环境，也将以对方为敌，戕贼生命。因此，即使是较好的发展，也要注意其可持续性，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防止突变。

当然就当前情况来看，21世纪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。首先这是中国复兴的时代，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满的时代。中国

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怀疑和敌意，造成对中国统一的威胁。其实中国统一对他们并不一定带来害处，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处。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，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。这是西方人的不幸，也是世界的不幸，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。因为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、和平与发展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。只有中国不断强盛，民众文化心理不断变强，才能安顿西方人的焦虑和疑心，进而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积极建设，对宇宙空间的积极探求，为人类长久的幸福作出贡献。

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古老国家，中国能够自给自足，更有余力维护弱小的民族。中国既有儒家的“仁心”，又有道家的“道心”以及法家的“信心”，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。



梁漱溟曾用过的硬木写字台。欧惠兰 摄